

仕仍以職事示送也去夜有燒亡下渡歟

〔中右記〕天永二年六月十二日早旦從院有召則馳參被仰云早行向攝政許可傳也大炊殿皇居之間度下人頗減仍主上渡御他所了然而猶又古經營所昨日遣家保朝臣處下人又頓死彌怖畏思食然者西六條如何思量可申子細者但今日依御物忌入從北小門於北面方者次伊與守基隆朝臣所被傳仰也參殿下申院宣御返事云承候了於大炊殿者全不可候但於西六條者前日當忌方之由仰事候如何又參院申件旨之處仰云打丈尺之處寢殿一字不當也又歸參殿下申此旨御返事云一町家中寢殿一字不當禁忌方其外雖當先例如此事候哉如何能々可被尋問者又參院奏之處遣召光平泰長可問者則遣召了皆以參入被尋問之處件二人申云如此吉所只先以寢殿宛吉方他所不沙汰者六條殿寢殿從中納言中將居所當吉方之上從姬君御所又無禁忌尤宜之由所申也仍一定以六條爲其處御簾丈江今日始沙汰之由可傳攝政者又參賀陽院申仰旨御返事云當吉方者六條殿尤吉候者參院奏件旨午時許退出了

元永三年○保安元年七月四日壬寅今夜秋節分也爲違方忌宿觀音堂北僧房

大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夏節分也仍爲方違行向鳥羽宿世利阿堂

〔台記別記〕久安四年七月七日壬辰召在憲泰親問曰後小野記曰長保元年十月廿五日今夜左府女子渡大藏錄連雅宅京西依入內之吉方云々既言吉方疑非唯避禁忌方亦有吉方歟各對曰先達所傳及中古以來之例唯避禁忌之方此外更無求吉方彼記稱吉方者無禁忌則是吉也故以無忌之方曰吉方歟余賴原曰吾子所告既存其理長保元年亥歲也大將軍在西入內十一月王相在北天子居大內非西京何所避彼禁忌之方故如西京歟在憲復疑曰禁忌方據節分夜所在忌之若節分夜在忌方者雖臨入內期如他所有何益乎若節分夜避禁忌方者雖入內日在忌方無其憚十一月一日入內十月廿五日如西京未知其故矣余曰所疑可然不知所以對焉在憲勘申新選陰陽書如此